

凡尘晓遇
专栏

燕湾院子, 光阴流转

□李 晓

去年仲夏的一天,我去拜访万州罗田镇一个鱼米之乡的老院子,天蓝得快要融化了,院子外边稻田里的稻子正抽穗灌浆,稻田鱼在欢喜地产卵孵化。

那天,我站在稻田边吹着风,山林里的鸟正“咕咕、啾啾、唧唧”地欢叫着。院子里91岁的周大爷也在田埂边巡视着稻田,他现在是这个村子年纪最大的种粮人,每年春天的第一声雷从老院子上空滚来,他都要侧耳细听,每年院子里瓦上生霜,他都要在心里念叨该种啥粮食蔬菜了。我看见几只纤细豆娘围着稻田翩飞,它们长时间站立在尖尖稻叶上,细足抓叶,身子半悬,体态优雅,仿佛陷入沉睡。稻叶上还荡着露珠,一眼望去,那趴在稻叶上的温柔豆娘,又如醉饮琼浆。到了秋收季节,金灿灿的稻子沉甸甸垂下,稻香弥漫了整个院子,周大爷在半夜醒来,他忍不住溜到稻田边,掐下几粒稻子放入嘴里,嘎嘣嘎嘣叫出了声,周大爷连声说,熟了、熟了。此时,星星流动在如水洗以后的蓝色帆布天空,周大爷从稻田仰望天空,它是有质感的,星星眨着眼睛时,天空一浪一浪涌动。

传说院子外边的田地,是一个山洞里栖息的群燕,倾巢出动,来来往往中衔泥而动,终于在沟壑边筑起了上千亩良土,黄金一般的土地,成为乡亲们耕种生息的命根子。乡亲们站在高处俯瞰院子,形如燕状,故名燕湾。

周大爷在这个院子里出生,90多年的相伴,老院子里腾起的滚滚地气,落在了周大爷肩头,让一个发丝刚冒的婴童,迈入满头如霜的耄耋之年。在老院子,我与而今还有11颗牙的周大爷闲聊,他告诉我一串数字,生活在这个老院子里,他成家以后到现在,一共养了120头猪、17头牛、80多只羊,还有13只狗。在这个老院子,周大爷与老伴儿含辛茹苦养育了4个儿子、2个女儿,其中1个儿子在17岁那年夭折,而今这个开枝散叶的大家族分布在四方。令周大爷感到心里乐滋滋的是,他的孙子们全都上了大学,其中有1个博士、3个硕士。周大爷在83岁那年,送走了老伴,而今老伴儿的坟墓就在院子后边山坡枫林下,那里还有一口老井,老井是周大爷与老伴儿结婚那年掘出的,那次周大爷扛着锄头去山后找井眼,他一眼看见湿漉漉的土里有蚯蚓拱动,一锄头挖下去,再挖几下,果然找到了地下水,一眼井,就这样哺育着老院子里的乡亲60多年了。而今老井如眼,它久久凝视着与它同在大地一根藤上的老院子。

周大爷的家,老墙上还挂着落了串珠子的老算盘,他舍不得丢。周大爷当过村里20多年的会计,当年在老院子的昏黄油灯下,噼里啪啦拨拉算盘珠子的声音,而今还在乡亲们耳

畔回响。院子里的刘大娘跟我回忆,哪家分多少粮,哪家分多少田地,哪家养多少牲畜,哪家添人进口了,周会计都在账页上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周大爷还有一个发黄老账本,轻轻翻动已变得薄脆有了虫眼的账页,上面整齐排列的数字里,有周大爷跟院子里、村子中、亲戚间人情礼仪往来的数据。比如周大爷这样记着:王老家房屋竣工,送礼10斤粮票,米豆腐一盆;周天贵50岁生日时送礼5斤麦面、3斤红糖;陈大爷家的孙子结婚,送礼300元,附加一床踏花棉被。

老院子里还有一张老床,那是已经离世的郎大爷留下的。有天我去老院子,我一寸一寸抚摸着老床,这是在抚摸过去年月一寸一寸的时光。想起当年它从深山来,被一些手工匠人缓慢打磨成床,一对新人,躺在这床上缓缓老去,经历了相爱的亲昵,烟火人生里的争吵挣扎,艰辛日子的熬炼,还有生离死别。一张老床上,想起一些新生命初来人世时的啼哭与喜悦,艰难求生存中,到了老树蓬勃的季节,子孙繁衍兴旺。在老床前默然独坐的郎家老太太,我握住这个老人的手,真如握住了老树皮,一根根青筋绽露,血管里的血,如大河一样渐渐袒露出干枯的河床。回头再望老床,突然感觉一股苍凉的风吹来,让我的心,也瞬间浸透了百年光阴的深水。

老院子民风淳朴,在贫寒清苦日子里,哪家遇到了艰难困苦,一起接济接济共同咬咬牙就挺了过去。有一年,老院子里一个姓罗的乡亲肚里长了一个肿瘤需要手术治疗,周大爷用毛笔写了捐款书张贴到村头黄葛树下,老院子和村里乡亲们捐款数万,手术后把在死亡悬崖边的罗大叔拉了回来,康复后的罗大叔,倾斜着身子到老院子、村上人家挨家挨户表达感谢之情。还有一次,老院子里一个乡亲在医院动手术需要献血,乡亲们赶到医院,齐刷刷伸出了胳膊。当然,牙齿也有把舌头咬出了血的时候,老院子的乡亲之间也难免有龃龉,但周大爷总是成为乡亲们融洽关系的和事佬。周大爷为啥长寿啊,不就是心宽嘛,他心宽如院子上的碧空。去年秋天,老院子里的乡亲们建了一个微信群,73岁的曹大妈,用上了智能手机,她现在有23个微信好友。

前年镇上出资,老院子通过风貌整治改造,在风尘漫漫里裹挟着老灵魂翩翩蝶变。在老院子外边小广场的文化墙图画里,一群燕子排列成阵“呀呀呀”归来,一条鱼从水中栩栩如生游来,一头春耕的老牛瞪着呆懵的眼睛,一群乡亲绽开了灿烂笑容……

时间,对每个人赐予着慈悲。燕湾院子,光阴慢,烟火暖,它是乡民们的福地,在这里老去,确实是人生福事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酒啊, 酒

□沈治鹏

小时候,家里来了贵客,父亲会笑逐颜开,满眼放光地从床下拎出难得一见的陶罐酒壶。

一盘炒鸡蛋,一把沙胡豆,主客各执一杯小酒,映出满脸红光。飘香的老酒,把昏暗低矮的瓦屋熏蒸成人间仙境。父亲一高兴,用筷子蘸点酒放进我嘴里。我眉毛眼睛扭成一团:味道这么怪,有啥子吃头嘛?

20世纪80年代初考入工商局,被分到县里最边远的盘龙工商所。没多久,所长带我参加区公所一个会议。人人发言,个个表态,时间在豪言壮语中悄然而逝。饭点已过,伙食团早备好大餐——一盆回锅肉、两钵小菜汤、几堆干花生,再加白酒一壶,摆满八仙桌。我盛饭快倒,想吃完一溜了之。

“小沈,忙啥子嘛,喝点酒!”坐上八位的肖区长顺势递来酒碗。

“领导,我——不会。”老实说,那时已有二两酒量。

见领导发话,在座的兴奋起来:“年轻人,不喝酒咋个干活路?”“不把酒喝好,啥子事都干不了!”一千人好像都是卖苦力的——酒量决定力量。

“年轻人总得锻炼锻炼,等会儿划拳,输了我帮你喝!”

哪有大领导帮小毛头代酒的道理!放下饭碗,硬着头皮,撸起袖子——来嘛!

酒过三巡,几杯下肚,两眼发直,舌头变硬。区长不停给我代酒,我不停抢杯。拉锯战在我默默无语后换台,区长以一当十力战酒雄。事后所长告诉我,那天我起码喝了半斤,不过,最后的胜利者自然是酒桌上战无不胜的区长。

事后得知,下属从没见过他喝醉过。正值壮年的他,行走职场得心应手,叱咤酒林如入无人之境,估子划拳精通到出神入化的境地,没人探到他究竟能喝多少。在我心中,无疑是酒场战神。随后,一旦与他同桌,就帮我代酒。发现略有进步,便劈头盖脸一阵狂夸:“我没看错人,你有潜力!”

在他的百般呵护下,在同事们的循循善诱下,我的酒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每每酒后,身体飘飘然,意识呈飞翔状态,看世间,如摄影菜鸟,总处在不断调焦状态。

晕晕忽忽中,从小白迅速成长为斗士,酣战各种酒场,阅尽人世冷暖。从下级小心翼翼大杯满上,到上级漫不经心意思意思;从有求于人的唯唯诺诺,到高高在上的心猿意马;从唯恐表现不佳落下个贪生怕死,到担心护主不力一马当先拼命。每每苦战下来,只见得:满桌杯盘狼藉,一屋酒气冲天;老手高谈阔论,菜鸟默默无言。

庆幸的是,强化训练让我如释重负——不再让领导代酒了。否则,长此以往,我这柔弱的肩膀怎担得起殷切的目光。

站在花甲的高岗上回望,历经了无数酒场。

后来听同事说,领导退休不久就驾鹤西去了,心中很是惆怅,唏嘘不已。如今公务活动已禁酒,体制中人感叹,要是八项规定早出台就好了。

如今退休后,三五好友偶尔小酌,微醺中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。不知天堂的领导有何感受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天上宫阙不会缺酒,至少蟠桃会时可以酣酌大醉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赞美四月

□谭岷江

在四月的池子里
一切都像洗了一个澡
爱与欢喜像蔚蓝的天空
像色彩斑驳的大地
树叶原谅了风,风救赎着自己
河流开始远航,庄稼复苏生长
一簇一簇的花,由近及远
像蛙跳,倒映进我们的眼海
电线上的燕语呢喃闪亮
在最后那棵油桐花下回荡
雨水赋予村庄更多的神奇
夜色中,星光会托起闪光的瓦砾
雾岚会飞起来,像花絮和香火
代替无法穿越密密荆棘的我们
去祭奠隐居在丛林里的逝者
村庄里总有孤独的鸡犬
盼望炊烟回到茂密
老人祝福远方的少年快乐成长
都市中总有孩子诞生
四月的斑马线上
走路的人和司机互相体谅谦让
人类的精神与物质一样洁净
在四月的谷雨里
人类秉着理想的烛光
对镜天空的澄澈
奔流的河流,和我们一样如此清爽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主席)

品味一首歌

□廖凡

从心海的深处
将你打捞
沿搜索而来

你嫣然一笑的姿态
味道很亲切
初相识一般

拂掉岁月的尘埃
造访久违的你
“山高水长路不平,
愿你多保重……”

相思如封存的酒
探出大脑袋
深情地问一声
当年唱歌的女孩
如今过得还好吗
“好,好得很……”
说完将我拉黑了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